

史記

語

〔日〕宮崎市定 著

马云超 译

宮崎市定解讀

《史記》



观潮
丛书

宫崎市定解读
《史记》



[日] 宫崎市定 著
马云超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宫崎市定解读《史记》 / (日) 宫崎市定著 ; 马云
超译. 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086-7993-8

I. ①宫… II. ①宫… ②马云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古
代史—纪传体②《史记》—研究 IV. ①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3789 号

SHIKI O KATARU by Ichisada Miyazaki

Copyright © 1979, 1996 by Kazuo Miyazaki Pearson

Commentary copyright © 1996 by Tadao Yoshikawa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6 by Iwanami Shoten, Publishers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hu Chen Books

by arrangement with Iwanami Shoten, Publishers, Tokyo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宫崎市定解读《史记》

著 者 : [日] 宫崎市定

译 者 : 马云超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里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mm × 1240mm 1/32

版 次 : 2018年1月第1版

京核信字 : 01-2017-7417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7993-8

定 价 : 48.00 元

印 张 : 5.87

印 次 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广核经营证出第 01-2017-7417 号



图书策划 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序言

我与《史记》的交往，大约已经有六十个年头了。最早是在旧制高中的时候，我曾读过一本名为《史记通鉴抄》的教科书。进入大学后，虽说硬着头皮一睹《史记》的真貌，但也没有到每天都要翻阅《史记》的程度。不过，在思考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，必定会时常感觉到有参照《史记》的必要。

司马迁在创作《史记》的时候，是打算将其写成一本包括当代在内的中国通史的。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，它也不过是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古代史而已。司马迁独特的史观，今天也无法直接运用。但《史记》作为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根本史料，这一点是不变的。可以说，正确解读《史记》就是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史。

大约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友人从中国归来后向我询问道：日本有哪些研究《史记》的学者呢？我被他的问题难住了，日本很少有这样的文献学者，即便说研究《史记》，也多半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运用《史记》。这不如说是理解《史记》的捷径，所以日本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有着各自的

特色。

关于《史记》，我至今写过相当数量的论文，而且可以自豪地说，我不止一次地发现了以往研究方法所没能读懂的问题。此次在岩波新书中解读《史记》，我心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案，正在为选择哪一种而苦恼。

一种是将我已经发表的论文加以衔接，以简单易读的面貌呈现给读者。我们无法指望学术论文能有太多人去阅读，所以迎合新书做一些改写也绝不是没有意义的。

另一种是索性重新构思，以尽可能不使用已发表的论文作为方针，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起稿。新书就像一个新的容器，如果盛放的不是原本就为此准备的材料，就无法保证每一个角落都能严丝合缝。不过是否能够赶上截止时间，这也是一种冒险。

但实际动笔后才发现，这样的犹豫是没有必要的。因为自己所写的内容，最终自然就倾向了没有使用过的材料。与此同时，我也不得不意识到新书要便于读者阅读，记述上自然无法与学术论文相比，到处都会有不充分的地方。阅读本书的读者们如果也有同样的感觉，请进一步阅读书后刊载了标题的我的相关论文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形成关于《史记》的独立看法。

昭和五十四年（1979年）二月

宫崎市定

目录

- 001 / 第一章
《史记》的读法——我们曾经怎样读《史记》
- 011 / 第二章
正史之祖——纪传体的创立
- 027 / 第三章
本纪——中国的辩证法
- 045 / 第四章
世家——政权割据的力学
- 087 / 第五章
年表——历史可以追溯到多远
- 103 / 第六章
列传——古代市民社会的人们

165 / 作者《史记》相关论文一览

166 / 《史记》简要年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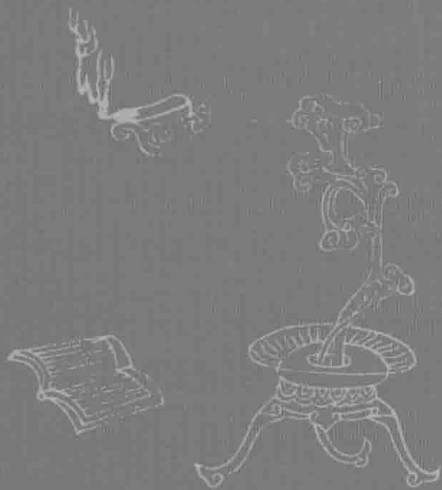
168 / 《史记》中的女性

172 / 解说（吉川忠夫）

第一章

《史记》的读法

——我们曾经怎样读《史记》





中国的读书方法

叙事文不需要序言，这是清代著名史论家章学诚的名言。记述事实的文章谁都能读懂，只需按照读到的来理解，按照读到的来玩味即可，自然没有从旁说明的必要。

但如果是《史记》这样两千多年前的著作，而且又是作为外国的中国的读物，情况就有所不同了。即便对于中国人而言，这也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遥远过去的记录，阅读时也是需要某些参考书的。但问题在于，什么样的参考书才是合适的。

中国的学问方法，比起综合全体后考察其本质，更多是将重点放在对细部的理解。因此，解读历史时自然会有训诂之学，也就是穿凿言语意思的倾向。东汉时期，司马迁的用语中已经出现了难以理解的地方，有个叫延笃的学者写了《史记音义》一卷后，到南朝宋时又出现了徐广所著的《史记音义》十卷。此外还有许多做注解的人，同时代的裴骃就编纂了《史记集解》八十卷。这样的注上加注堆砌到一定程度后要进行集成，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古典研究方法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了后世。进入唐代后，司马

贞著有《史记索隐》三十卷,接着张守节又作《史记正义》三十卷。《集解》《索隐》《正义》,这所谓的“三注”最初都是单行本,进入宋代后,刊行《史记》之际将三书的内容逐条分解,分别作为正文下的夹注,这就是后世《史记》定本的形态。

不过,给《史记》作注或是评论其文章的人并没有停止,而是随着年代的推移不断积累。到了明代万历四年(1576年),凌稚隆¹将这些学说集录在栏外,以《史记评林》为题刊行,从此广为国内外所知。即便在日本,一谈起《史记》通常就是指的评林本。此后,评林本又经过了多次复刻。

《评林》是继承明代学风的产物,当时因科举的影响而盛行文体评论。但进入清朝后考证学逐渐盛行,明朝的学问大多都被斥为俗学,因此《史记评林》也作为俗书而遭到轻视。清代学者将适用于经学的考证方法运用到了史学中,关于《史记》也积累了众多珍贵的成果,这一点对于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而言也是一样的。于是,这些学说有了再一次集大成的必要,日本的泷川龟太郎²博士从大正二年(1913年)到昭和九年(1934年),历时二十余年岁月,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。

1 凌稚隆:生卒年不详,字以栋,号磊泉,浙江乌程人,明朝史学家、雕版印刷家,生平纂撰并刻印了大量书籍,因雕制精良而受到后世藏书家珍视。——译者,以下非特别说明皆为译者注。

2 泷川龟太郎:1865—1946,字资言,号君山,日本著名汉学家,大东文化学院教授,所著《史记会注考证》被视为《史记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。

白文运动

注上加注,然后集成,这确实是研究古代典籍的一种方法,但只是方法之一,而不是全部。如果在阅读《史记》时必须同时阅读注释,那就十分辛苦了。比如用普通大小的字体印刷的《集解》《索隐》《正义》三注合刻本,打开首卷的《五帝本纪》,第一页上就堆满了注释的文字。如果能出现《史记》正文的“黄帝者”三字还好,但更多时候连这三个字都是看不到的。至于《史记会考证》就更是如此了,第一页光注释家的名字就占据了大部分,第二页是《正义》及其考证,直到第三页过半的地方才终于出现了正文“黄帝者”三字,但紧接着又都是注释了。总体而言,注释的文字非常多,真正的《史记》正文反而散落在了各处,这样的形态真的好吗?当然,这种形态不是从《史记》才开始的,在经学读物中诸如《十三经注疏》等基本典籍里,全都是注释的内容多于正文,实际上也正是经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了史学。但是这样一来,就难免产生既不是经学,也不是史学,更不是语言学的感觉。

也许有人会说,既然正文被注释分割得支离破碎,那索性把注释全部跳过,只读正文就好了。道理上或许没错,但实际读书的时候,读者们是一边看文章,一边基于某种节奏感来理解意思的,所以一边寻找正文一边读就破坏了文章本来的节奏感,很难完整地阅读下来。

于是就出现了只留下《史记》正文,其余注释一概删去的倾向。比《史记评林》成书稍早的时候,新安吴勉学¹的《白文史记》校本就已经刊

1 吴勉学:字肖愚,号师古,安徽歙县人,明代著名刻书家、藏书家。曾官至光禄署丞,后弃官专事藏书和刊刻,是明代隆庆、万历年间徽州府刻坊“师古斋”的主人。

行了。我还没有见过这个版本，但听说校刊极为严谨。俗话说，物极必反。一面是评林本那样卷帙不断膨胀的趋势，另一面就会产生去除一切附加物、阅读返回文本原貌的需求。

同样的倾向在日本也能看到，那就是磐舟版《史记正文》的出现。这册书附有宽政¹四年（1792年）的序言，是越后村上藩²用活字刊行的，正文中没有任何的注释、句读、折返点³和送假名⁴，只剩下货真价实的白文。负责刊行的是藩儒服元宽，根据他写的序文，其父曾师从服部南郭⁵，被教导阅读白文的古代典籍，并且付诸了实践。毋庸赘言，南郭是荻生徂徕⁶的高徒，其学风的渊源自然也来自徂徕。

服元宽说，日本式的读法“如同蠅螻盈简，茫然不知辞之所存”，于是南郭先生从《左氏传》正文中去除蠅螻后教授弟子，先人（指其父。——译者）也是其中之一。因此，元宽成为村上藩的儒臣后给藩士们讲解《史记》时，特意制作了活字并付诸印刷。

这样的风气一开，各地都刊行了同样的《史记正文》。宽政五年有多贺渐附加音训的《史记正文》，宽政十二年又出现了陆可彦翻刻、钟伯敬

1 宽政：日本光格天皇的年号，1789—1801年。

2 村上藩：江户时代的诸藩之一，藩厅在今天新潟县村上市，明治维新后并入新潟县。

3 折返点：日语中训读汉文时使用的符号，用于提示词语的阅读顺序。

4 送假名：指日语词汇之中跟随在汉字后面的假名，用来指示前方汉字的词性或者读音。

5 服部南郭：1683—1759，名元乔，字子迁，号南郭。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、汉诗人、画家，著有《南郭先生文集》。

6 荻生徂徕：1666—1728，名双松，字茂卿，号徂来。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、思想家、文献学家，著有《名律国字解》等。

删定的《史记正文》。后者是长门国¹ 儒士陆可彦号称如实翻刻明代钟伯敬的版本，但如果对照钟伯敬本就会发现，那并不是完全的白文，而是在多处插入了注释。陆可彦将这些注释全部删去，只在栏外标注了简单的音义。

西洋式的标点法

白文《史记》的最新版本是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由古代史专家顾颉刚等人点校的活字本，不仅进行了句读，还在固有名词的左侧加上了旁线。由于完全删去了注释，每一页的容量都很大，《五帝本纪》的第一页就包含了《会注考证》九页的内容。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，这本书的文章处理方法完全是西洋式的。如果是横排文字，固有名词可以用首字母大写表示，但汉字是不适用这种方法的，所以代之以旁线。句读上除了用句号“。”代替西式的句点外，逗号和分号完全和西洋相同。这套标点法在民国初年文学革命之际，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而得到了广泛运用。

这版标点本的《史记》非常易读。不过虽说不再受到注释的烦扰，但像这样完全去除注释的做法，终究也有不便的地方。毕竟对方是两千多年前的产物，如果这些文章能够某种程度上直接读懂，那几乎就是奇迹了。所以，深入细部就必须有特别的注释才能读懂，这也是难以避免的。最近发行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之一的《史记》中，正文完全沿用了前面说的标

¹ 长门国：日本令制国之一，隶属山阳道，江戸时代由长州藩统辖，明治维新后改为山口县。

点本，同时根据内容意思划分成段，在段落结尾整理插入了《集解》等三注的内容。注释的对照之处在正文中用数字标明，这和西洋图书中的索引是完全一样的。

虽说学问的方法变得西洋化了，但这完全不成为自卑的理由。现今的西洋句读法是漫长实践后不断改良的结果，绝不是从古代希腊就作为西洋文化的特质而沿用至今的。那时的文章既没有标点也没有段落，完全就是一块平板，与中国汉文的白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

通过概观《史记》刊本的体裁变迁，我们至今为止怎样读《史记》的问题大致得到了解决。接下来读《史记》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最终得出的结论出发，这和其他的研究领域并没有什么差别。

《史记》与日本

至此，《史记》的正文已经被整理成十分易读的形式，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但作为日本人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优势，那就是《史记》还有多种和译版本。江户时代以来，日本出版的带有训点的版本其实已经是半日语的了。当然，有观点认为汉文必须用汉语的读音来读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汉文也带有必须用所谓训读来处理的性质。正因为如此，汉文才能扩散到带有方言差异的中国各地，以及语言不同的朝鲜、越南、日本等国。如果是必须用本国字音才能阅读的文章，那完全用表音文字来写就可以了。其实在明治初年时候，为了学习英语曾发明出将训译的折返点和正文一起读出的方法，但很快就以失败废除告终了，毕竟英语是不适合使用折返点的。

总之，日本人想要读《史记》的话，古版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

程度，而且最近又出版了不少活字本和和译本，所以对于任何人而言，文本都是很容易获得的。出于不知名的爱好，随手翻上几页《史记》的人也绝不在少数。这些事实无非说明，《史记》不仅是中国的古典，对于日本人而言同样是珍贵的古典。

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也就是记事的文章读来就能明白，从旁解说和介绍都是多余的，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此能否适用的问题。我认为，只要和注释的必要性一起考虑就很容易明白了。文章本来是没有注释的，但随着时代的演进，斗转星移，文章中自然会生出无法理解的地方。在所谓的标点本中，最初删去了全部的注释，但在二十四史版本中又不得不复活了三注的文字，这不就是最雄辩的证明吗？

如果是去美术馆，对于绘画和雕刻只要边看边鉴赏就行了。这样的道理确实是成立的，但如果靠自学来追及这一领域的先贤所达到的境界，需要花费多少的时间啊。我们终究是需要先贤的，即便最终否定了先贤们的成果，这也无法说明他们就是没有用的。

将自己视为先贤未免有些狂妄，但这里不这样说就不能表达清楚意思。我相信，如果能够以我六十年的经验促成读者们一夜间毕业，那就不是完全在浪费时间了。

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的生卒年还不明确，一般认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（前 145 年），主要生活在武帝时期，历任郎中、太史令等职务，因友人李陵将军投降匈奴而遭到连坐，被处以宫刑，其后任中书令，大约死于后元二年（前 87 年），与武帝驾崩的时间接近。

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是继承了其父司马谈既有的修史志向，苦心孤诣

的集大成之作。包含本纪十二卷、表十卷、书八卷、世家三十卷、列传七十卷，合计一百三十卷，总字数达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，其中有十卷没有正文。列传的最后一卷是《太史公自序》，同时也是这部书的总目录。

司马迁的传记见于《汉书》卷六十二，其中包含着寄给友人任安的著名的长文书信。